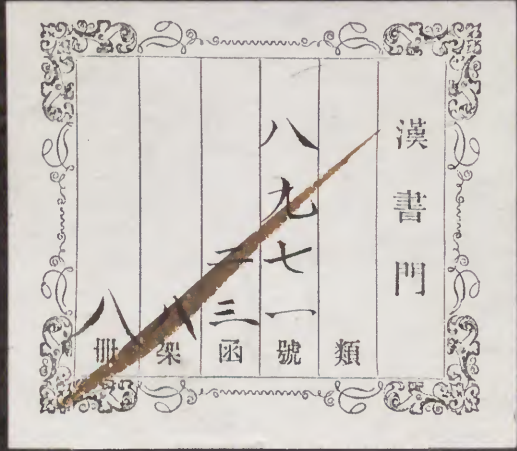


官板

考亭淵源錄

十一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71
冊數	8 (4)
函號	287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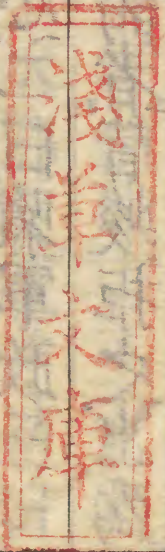




考亭

淵源錄卷之十

傅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
 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
 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
 才。改知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
 二千頃。隄壤即下流。南港為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
 慶元初。召為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
 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
 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

州以律已愛民爲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三十

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爲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旣久罅漏寔多苟安旦夕猶恐覆敗乃欲微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墮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爲

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北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閩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

思爲戒。李璧謫居撫州。伯成言侂冑之誅。璧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冑。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冑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乖異。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殫効。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脩撰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

乃雪其寃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瘞歲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拜直學士。落致仕子祠。賜金帶。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

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感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當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彌禍亂柰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戚里諸

賢皆爲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爲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謚忠簡

鄭性之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弱冠從朱熹學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染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

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為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以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求名我實有益惟虚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

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蔡抗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從朱熹學舉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屯田郎官歷遷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落職予祠起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乞

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吳獵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舉進士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畧廣西以獵薦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恭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際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

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傳良爲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僞學禁典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批昇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旣駁史浩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

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浚也孝宗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浚一人爾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漕廣西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

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爲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賑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爲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爲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爲南海又於赤

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

諸險尋以敷文閣學士兼四川安撫處置使嘉定六年召還卒有奏議六十卷及畏齋集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淳熙二年進士歷正字戶部員外郎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

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

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待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爲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平父乃爾聞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

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陞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詩中庸說周禮丘乘說海藁十五卷行于世

董銖

董銖字叔重。饒州德興人。晚年登科。仕至從事郎。婺州金華縣尉。嘉定甲戌年六十三卒。黃榦誌其墓。其畧曰。叔重天資警敏。勵志於學。自其少年已爲鄉間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旣冠。從鄉之儒先程公洵遊。語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爨糧入閩。樞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經。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

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體察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乎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賢學之真的要妙工夫。學者於此着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先生嚴重剛毅。雖樂於教人。然非其資稟志尚可與適道。未嘗陵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如此。非愛之深望之至也耶。則叔重爲人亦可知矣。

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誦習。叔重先與之反覆辯難。然後即先生而折衷焉。偽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痛飲。挑達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嘗親厚。恨不薦已。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爲遠害計。諸生雖從學。亦有爲之搖動。亦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喻以理

乎。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

備遺

銖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切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三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

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

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洛書

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

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四

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

七共朋而為少陽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為少陰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為太

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也即是觀之

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太衍之數五十者

即此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也是故

五數散布於外為五十而為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為

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

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

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

之亦不能各為一德此所以為數之宗而揲著之法

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

此說是

銖又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

之位即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

即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

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

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

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二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為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為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

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陳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信州上饒人。自少資稟穎異，十三能文。既壯，從游于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以斯道自任。隱居教授，屢聘不起。講學鉛山，著尚書編類十三卷。端平中，守臣上其書，詔補迪功郎。嘉熙己亥卒，年八十六。又有克齋藁三十五卷。

文蔚云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人心
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先
生曰他底未是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
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
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
是氣質之性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
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
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
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

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
文蔚與先生書曰今歲已辭趙館上饒徐簿招教子
弟周彥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所幸事簡可以讀
書兼文蔚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却甚寬緩日夕相
聚不無所助但渠目今有部運之役相別動是數月
使人悵快爾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
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
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咏不能得其意却驗
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工他日當
請益也近畧見玉山縣學所錄答問語覺見皆是平

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文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間却有子顏徐丈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爾。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令嗣敬之。收去不審。曾再呈否。慮有未穩。切望開示。先生答書云。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虚心參驗。又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離析。却教他捏作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虚心玩味。當

更純熟也。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

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才卿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

那莊出來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文蔚進尚書編類表終篇云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彝倫之叙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

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說於築巖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沉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葵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知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

徐僑在講次理宗問考亭門人僑奏上饒陳文蔚臣嘗令諸子師事之知之尤審先師朱熹與臣書亦云

其人有立作看道理極仔細上曰聞其曾著書傳僑
奏文蔚亦嘗以數篇示臣相與叅訂其解釋坦明易
見陛下倘命守臣給筆札具錄來上而於是經玩繹
焉則帝王傳心建極之要道盡在是矣至是特補文
蔚初品官俾上所著書傳

輔廣

輔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初事呂祖謙後卒業于
考亭淳謹勤恪學禁嚴廣不為動嘉定間奉祠歸隱
語溪著五經註釋語孟答問一云慕疏詩童子問通鑑集
義日新錄師訓編稱傳貽先生別號潛庵

備遺

文公答漢卿書曰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
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仔細報去矣熹向於中
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
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
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
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
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又答曰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
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畧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

也
文公答呂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路德章諸人之比也。

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先生曰。靜坐自是好。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先生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佯爲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爲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

曰。果能爾。則當移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內故也。漢卿請於先生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詎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舊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賢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有警于心。廣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謹恐

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

先生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握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握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

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湏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只如此，更湏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

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湏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先生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以私欲為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

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廣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

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真德秀跋文公與漢卿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不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潘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台州天台人。嘉定中。爲國子正錄。

備遺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

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熹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熹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會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

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頷之。

先生答子善書曰：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着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

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
親切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
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
後尋索以爲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
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
定故爾切宜戒之

時舉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
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
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

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
所爲又做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
思此所以終至於枯亡也

先生謂時舉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
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
事上硬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
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
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
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
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蓋

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熹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虛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

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纔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熹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為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

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
 晏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先生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先生曰。然。
 子善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畧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道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則自胡泳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別號桐原。著四書衍說。弟伯履。號西園。兄弟孝友。人無間言。又推其施之家者。達之鄉。有南康胡氏鄉約。

備遺

泳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

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着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着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

涑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以戒懼爲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

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章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涑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未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於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曰然。

涑曰切謂因物欲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

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也。曰也是如此。

潘柄

潘柄字謙之，年十六從文公游，晚著四書講說易解尚書解，別號瓜山。

備遺

晦翁答謙之書曰：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

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又書曰：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仔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十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虚心玩味，闕其所

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為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纔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功，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

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楊復

楊復字志仁，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榦之門，別號信齋。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備遺

晦翁嘗曰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

又曰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修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何鎬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父允始仕為左朝奉郎通判辰州生鎬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為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竒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東平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扼死

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鎬鎬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久而自信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無營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眾則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為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為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鄧伯熊行部顧郡事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

釋檄鎬佐其守。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情。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所以均之甚備。守顧不悅。鎬即謝去。一時學士寮友推其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八。鎬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史論諸文數十卷。與事微悉限

備遺

晦庵答叔京書曰。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

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又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

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又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

之鑒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吳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軍人。

備遺

必大初見先生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已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而櫟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知

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弊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固已爲之繫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疑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先生曰要得如此

又云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先生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又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否先生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

先生曰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沒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

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先生曰。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先生答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又答書曰。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又答書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
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
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
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
可不察也。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
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
着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
氣之盛衰。猶足為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
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

所疑也。恐是不曾仔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
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為是。是
誆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
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
虛。戀着舊時窠窟。故為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
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
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
間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
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
自家杜撰見識也。

李閔祖 弟相祖壯祖

李閔祖字守約光澤人父呂學于從父郁得楊中立淵源閔祖蚤受庭訓已而登晦菴之門篤志問學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晦菴留之家塾訓諸孫為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畧舉嘉定辛未進士廷對發明所學不逐時好識者嘆其古雅調靖江之臨桂簿提刑方信孺待以國士漕使陳孔碩引以自助兩臺之事咸倚以決暇日詣學講明義理訓迪諸生士習丕變辟福州古田令終廣西經畧安撫司幹官有問答十卷相祖字時可用心精切編書說三十卷壯祖字處謙舉

進士為閩清尉真德秀薦之稱為人物典刑

晦菴答守約書曰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

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禽獸於義理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饑食渴
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為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
而下亦不能作偽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
却更疑着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
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
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
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
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
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

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
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閒話不濟事耳
答時可書曰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答處謙書曰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

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范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如圭之子娶劉聘君女與文公之配兄弟也伯崇始仕為廬陵之龍泉主簿不以其官遇事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為錄事參軍龍泉民素嚚訟治獄者嘗患不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捷于下惻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冤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暇日葺其問事之堂榜曰盡心文公為之記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為方丈之室以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

戒揭於座右

備遺

文公曰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爾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文公曰伯崇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向來猶恐伯崇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

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

伯崇嘗為余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怠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躡強記無沉浸釀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余愛其言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伯崇嘗言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朱子曰此語甚穩當

甘節

甘節字吉父撫州臨川縣人

備遺

節問學問之端緒先生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眾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

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問欲求大本以總括天下萬事。曰：湏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一。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又見明道先生爲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

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爲，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爲。一曰：爲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又問顏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爲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爲異端。

蔡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九江人。嘉定初辟爲延平書院堂長，學博而精，行誼尤明粹。一時學士倚爲斯文楨幹。

備遺

黃直卿曰：蔡丈意思斂退就實，殊可敬重。

陳宓曰蔡文在延平書堂學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可法

黃義勇

黃義勇字去私撫州臨川人氣槩豪爽學專行確從文公遊而卒業黃榦之門著屯田議執親喪敦行古禮陳宓知南康軍辟為白鹿書院堂長行誼志節卓然為一時之冠

黃義剛

黃義剛字毅然撫州臨川人自幼入自人不諱為大對高備遺

義剛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着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

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湏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苦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着，有欠缺處，纔如此思着，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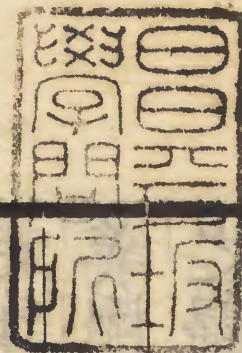
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博文約禮，湏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義剛啓曰：古人爲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目前只作舉業好書，皆不會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小學等書理會，從灑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

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十分走作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侍灑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爲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仔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大利求陶鑄，及所以爲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奈何他。今公旣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

為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去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天保三

